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二月

按是月  
壬子朔

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

與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  
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  
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他日置權場不患無錢豈可虛  
內而事外邪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

斗粟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為戒遂命淮西宣撫司遣

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謨武畧大夫唐朴以

本部兵千人從仲荀之任

日曆二月壬戌勘會已降指揮差鄭謨唐朴將帶本軍軍

馬隨郭仲荀前去東京不知元降指揮在何日也

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為

翰林學士張通古之在館也書詔填委多出於炤之筆

至是真拜中書舍人蘓符試給事中仍兼資善堂翊

善大理少卿周聿充徽猷閣待制陝西宣諭使召少

保醴泉館使呂頤浩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徽猷閣直學

士仇愈赴行在時陝西河南方謀帥故並召之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見上曰如數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於愈規輩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張浚勲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既而新除陝西宣撫使劉光世之弟帶御器械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遂趣召頤浩焉

勾龍如淵所言並據如淵退朝錄修入但云朝

廷以帥材難得遂授至陳規仇愈革如淵奏云云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遣呂頤浩之行按光世除宣撫在正月十一日壬辰而規愈趨召在二月二日癸丑與如淵所記小差然去年十一月王庶除潭州時愈已有召命今此當是趨召也林泉野記云秦檜以宿憾除頤浩西京欲置之危地又與如淵所云欲遣頤浩之行不同如淵所云恐非其實今不取

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

刑獄公事謝祖信試太常少卿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侍講之命且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

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貶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職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病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

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伏望檢會累奏放歸

田里詔焯日下供職秦檜讀焯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乙卯遣監察御史方廷實往三京淮北宣諭日下赴都

堂商議職事

熊克小歷載廷實出使在正月丙戌蓋誤今從日歷

秘書郎王利

用守監察御史

權禮部侍郎馮楫言和議既成所當

措置以善其後一曰謹守盟誓望勅諸將不得見小利

而動以啓釁端二曰還闕之計當徐圖雖建康亦未可

輕徙三曰諸將並令居舊地屯田以贍軍四曰蜀兵可  
分往諸州就糧以省漕運五曰川茶自來運過陝西秦  
鳳博馬前此吳玠軍截留以自貿易既復五路當令茶  
馬司並遵舊法六曰前來汴京等處養兵之費全仰屯田  
用頗給足因而行之自見其功創新措置恐難得效七  
曰陝西諸將以畏罪逃去今雖得歸恐不能無疑心當  
求腹心之人安慰之使無難調之患八曰河東北不屬  
割還地分萬一兩路人民逃歸受之則為失信要須先



為措置免致生事詔三省樞密院相度行之

丙辰直秘閣知筠州高公繪復為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坐奉使無狀也初召公繪副王倫出使公繪不行故有是命

丁巳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郭仲荀遷太尉充東京同留守 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刑部侍郎 大理寺少卿周聿權尚書刑部侍郎仍充陝西宣諭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統試左諫議大夫新除太常少卿  
謝祖信復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上諭秦檜曰朕欲用  
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召赴  
都堂與之議論檜奏臺諫乃天子耳目朝政闕失所當  
論列恐呼召至朝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  
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譏察大臣豈朕  
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翌日遂有是除 彰武軍承  
宣使知金州郭浩為陝西路宣撫判官時已命內侍陳

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於是右諫  
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  
浩父成舊為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慕容洧之父  
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又嘗依浩實與諸將有契望詔  
成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上納其言乃命浩  
與宣諭使周聿偕往 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吳革  
陞直龍圖閣充京畿都轉運使兼開封少尹翊衛大夫  
利州觀察使辛永宗陞安德承宣使尚書刑部員外郎

張柄直秘閣並為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永宗兼提舉  
招置弓箭手柄兼提舉大內革柄不行 降授左朝請

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  
川陝茶馬

己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  
依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銍言後周叱奴皇后

陵實以為名當避檜大怒

此以王明清揮塵錄修入但  
明清誤以後周為北齊耳熊

克小歷正月戊戌名徽宗陵名曰永固按  
日歷戊戌止是命秦檜撰陵名克小差也

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觀文殿大學

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湖州 觀文殿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知宣州 宣奉大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言竊

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勉彊

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為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

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為則其權在敵

且拂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

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徇敵國內懼實害智者  
所不為也居旬日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  
時歲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榷專意和議庶幾休  
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屈指而計敵人與  
我讐釁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願其萎靡  
而遂亡也臣意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  
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則紛紛異  
議可端拱而決矣料敵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輿地來歸

不失前約結懽篤好以怠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  
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  
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  
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顥  
者尚庶幾於前敵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  
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 左承事郎陳最言河  
南之民自金人蹂踐以來習於戰鬪且懲前日之殺戮  
欲保鄉井全骨肉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

謂詳矣適丁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為守  
民必樂從詔東京同留守郭仲荀措置仲荀請以近城  
閑田募弓箭手從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

兼侍講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  
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為矯偽上察其誠以焞提  
舉江州太平觀既而焞請免謝辭許之又請追還職名

不許焞乞免謝辭在是月壬戌乞追職名在丙寅今聯  
書之熊克小歷今年八月末始書焞疾甚不能朝  
遂奉祠而去蓋誤矣又云焞前為禮  
部侍郎已病按史焞未嘗供職也

建寧軍承宣使



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解潛知邵州

庚申秘書少監王次翁守起居舍人 直秘閣荆湖南

路提點刑獄公事周葵試太常少卿 監察御史三京

淮北宣諭方庭實試秘書少監前一日秦檜因擬庭實

除命為上言臣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項席益為中

書舍人緣諫官論列行赦文不工當時令出守臨安又

移衢州及平江皆佳郡也益因此怏怏其後呂頤浩為

都督過平江益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

豈有不由宰相進擬者卿等能平心用人甚善

能克小  
厯監察

御史方庭實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已未改秘書少監按  
庭實此時未行今月十一日壬戌有旨方庭實不候受  
告日下赴都堂稟議起發  
在改除後三日克實誤也庭實請修謁寢廟下罪已之

詔訪民疾苦收拔遺才招安盜賊慰撫官吏又乞空名  
告身補授土豪之保守山寨者皆許之仍聽以所施行  
事報陝西宣諭使周聿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中原淪  
陷久隔照臨必有潔身之士高蹈於山林者望乞命聿  
等蒐訪以聞從之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應誠落

致仕提舉京城四壁節制軍馬司參議官用郭仲荀奏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李誼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左宣奉大夫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新除秘書少監方庭實與宗正少卿鄭剛中兩易避家諱也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錡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癸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庭臣並罷如淵與  
庭臣因私忿交爭奏庭臣嘗有指斥語上惡其告訐前  
一日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朕  
不欲付有司以傷風教卿等可召庭臣詰問徐議黜責  
至是檜奏請斥庭臣而徙如淵竢其待罪求去然後補  
外上曰不然好惡須明乃詔庭臣語言狂率責監廣州  
都鹽倉如淵失風憲體可罷中丞提舉江州太平觀日  
下出門其後檜擬如淵知瑞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

遂已 詔賜士儂郭仲荀銀帛各三百匹兩張燾周聿各二百匹兩方庭實百五十匹兩以士儂等將出使也甲子秦檜等進呈江湖兩浙每月椿發大軍錢各有窠名但多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乞將逐州軍均定不得偏重上曰若所發窠名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為盜賊矣檜退而批旨第命諸路漕司以州縣大小重別斟量均定務令適中仍俟月椿錢足方許應副他用

而已 寶文閣直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子直為京畿  
都轉運使代吳革也 三省言河南新復州軍赦書當  
付王倫行不應一面遞發詔監都進奏院羅萬楊適並  
降一官 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郭及之特換右通直  
郎添差簽書昭化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及之仲荀子也  
丙寅右中散大夫宋輝復秘閣修撰充京西路轉運副  
使權京畿都轉運使職事與郭仲荀偕行

己巳詔韓世忠張俊岳飛所部統制統領將官八百十

三員各進秩一等

淮東統制十一統領十三正副準備將一百八十九淮西統制十統領十

四正副準備將二百九十七京湖統制二十二統領五正副準備將二百五十二

用講和赦書

推恩也其四川宣撫司將佐令本司具名給降付身

翰林學士樓炤兼侍讀權尚書工部侍郎蕭振中書舍

人劉一止兼侍講命入內內侍省押班藍珪提點皇

太后殿一行事務彰武軍承宣使新除陝西路宣撫

判官郭浩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陝西宣諭使許量

帶親兵以行事畢赴行在

費士幾蜀口用兵錄九年六月吳公玠薨初吳公病劇除

金州安撫使郭浩四川宣撫判官未行改除浩陝西宣諭使按日厯浩以今年二月七日除陝西宣判後十三日改命為宣諭皆令與周聿偕行未嘗除四川宣判又浩初除去玠薨頗遠朝廷不應已知玠病劇不知士幾何以云然當考

右朝奉郎王安道知泗州時安道總戰艦在通州之料角詔安道便道之官仍令統領官張宗率舟師還鎮江府是日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辭往西京朝謁陵寢上命士儂修奉諸陵令京西湖北宣撫使岳飛濟其工費士儂遂自武昌信陽由蔡頴以往



辛未詔選人林長儒上書可採特循一資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  
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癸酉監察御史李宥罷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初  
命宥招撫江南羣盜而宥專意督戰巡尉多死中書劾  
其罪且謂宥於元奏畫一之外欲移易別路及行在官  
吏顯見招權妄作故罷宥以其事付制置大使張守

乙亥常州宜興縣進士吳師古送袁州編管永不得應

舉師古嘗得胡銓封事鋟木而傳之秦檜命守臣直秘閣王縉究實至是抵罪

丙子左宣教郎楊愿為秘書郎既而中書言愿未終滿外任後旬日以愿通判明州

愿改命在三月丁亥

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詔戶部長貳歲舉本屬各四人充京官如係獨員

權令通舉

通舉之旨在上月乙酉今併書

是月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沒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

上書言臣於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又賜召命而免終身文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以為今日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所謂三急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略三曰擇守令陛下即位十有三年卑辭重幣甘心屈辱者為父兄故也徽宗北征而不復用是痛心疾首舉六

師而並進可也何事盡耗財用區區為梓宮之求哉臣聞我有三可勝金人有五可敗何者漢戰而有天下歷世猶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世猶三百年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過於漢唐此為一可勝桀紂虐則失天下秦隋虐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悌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為二可勝昔也兵民或叛今中原之民懷祖宗之德日望王師之來此為三可勝若金人反恩則敗背盟則敗樂殺則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則敗大抵機會之

來間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凶訃來聞可  
進不進再失也萬一遲之又久使兩河姦雄競起東南  
可安枕而卧乎臣恐社稷實不血食悔之已無及矣陛  
下復幸浙西臣知陛下甘心於東南東南之地其土脆  
其民怯風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爭之地陛下若選形  
勝進居上流且攻且守一舉而前兩河傳檄而定矣今  
之諸軍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深入其誰  
為繼一軍陷失其誰為援劉光世竊琳館之清名張俊

負跋扈之大惡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  
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太祖馭將之方章聖親征  
之行成憲具在陛下何憚而不為乎陛下親賢急於堯  
舜艱難以來無一人卓然有見於世者以三弊之未除  
也人弊於黨與士弊於時學官弊於資格何者昔趙鼎  
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  
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而浚之黨今皆不  
賢此其弊一也宣和之學弊於王氏紹興病於伊川大

臣唱之學者嚮應陛下用尹焞召劉勉之厚風俗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二弊也今之仕進無非科舉之流招來無非高蹈之士英豪竒特可用以取天下者困於選調困於草萊困於庸伍困於祠廟此三弊也大臣擅權陛下不斷御史章疏每上陛下收視穆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典禁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此重國柄臣所以為陛下謀也祖宗時天下常費有三曰郊禮曰黃河曰北敵而養兵不與焉

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賞賚有節衣糧有準而歲之入亦嘗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朝廷歲用數千萬皆取於東南刻骨槌髓民不聊生養兵之外又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何所辦哉此蓄邊備臣所以為陛下謀也今日州縣之弊極矣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庭廉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坑治事緩於奉行當路劾之遂至奪官以無援故也廬陵令王昌賊而虐民之吏



也交結虔寇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有禁止虔吉教訟以脅持州縣為慮臣意廟堂之上有黨護虔吉賊吏者故以此請為張本也州縣賢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何訟之有若其贓污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訴於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哉此擇守令臣所以為陛下謀也書凡數千言其大指如此江西統制官李貴以其軍歸於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二十六

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二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騰錄監生臣單可立

騰錄監生臣卞爾巖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三月

按是月  
辛巳朔

壬午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

平觀李璆為徽猷閣待制名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  
觀張宗元柳約並復秘閣修撰趙鼎之當國也璆兩經  
檢舉不報至是與秦檜連姻特除之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在漳

州嘗應詔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畧謂  
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  
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至是以年將七十謂宜謝事會已  
有召旨詔書趣行至則有中司之拜剛首奏臣職在搏  
擊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摭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  
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支賊盜不息事功  
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盖不一其原則在於  
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

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中書言昨修執政拜罷  
錄詳畧失中本末差舛詔史官重行編修秦檜之初免  
相也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詔拜罷錄具焉檜欲  
滅其迹故有是請於是史官言罷免後事迹乞更不編

載奏可其後書不克成

此以王明清揮塵後錄及日歷  
會要參修但後錄以為丁卯毀

拜罷錄恐誤按會要九年三月六日有旨重修二十一年又用秘書少監林機言再行編修其後不克成史官乞不載拜罷後事

迹在十月辛未

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常同徽猷

閣待制王居正並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丁亥和州防禦使璩為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

戊子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  
本部尚書汝嘉仍兼江淮等路經制使侍從過宰執間  
相見既退宰相須送出數步時敦復見秦檜未嘗送出  
每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舊六部胥吏罪無大小皆  
送大理有罪而必送則頗煩擾不送則無以懲戒常以  
為患敦復之為尚書也奏請置門頭杖外可以省頗送  
之勞內可以示必懲之威是以胥吏知畏而不敢為過



至今便之 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  
表臣移禮部侍郎 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移兵部  
侍郎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試工部侍郎直寶  
文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秘閣修撰權知臨安  
府既而澄辭乃遷澄徽猷閣直學士而璨為浙西轉運  
副使 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需復徽猷閣  
直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復徽猷  
閣待制皆以赦叙也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

中更竦一赦取旨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為

今日民間之病有司從而變為折帛錢又其所甚病者今日固未能去若處之使得其所猶可以少紓民力其說無他惟均而已矣近者知徽州吳偉明乞用稅錢均敷此徽及江東所宜耳諸路未必可用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各令條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頃使戶無高下人無貧富凡有田產者以丈尺為率等而上之合零就整依夏稅法如此姦民猾吏詭名析產無所容其

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自承平時官預俵買本一  
練千錢時練帛價廉得錢於春而輸練於夏所以優民  
也軍興以來官中無本可俵名為預買其實白著其後  
戶部又令折錢每匹為十千或八千比歲絹直稍平而  
折錢不減江浙之民深以為患故祖信論之

己丑尚書左司員外郎閻邱昕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 右司員外郎陳素試左司員外郎 樞密院  
檢詳諸房文字范璿試右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王

銖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

行尚書度支員外郎 秘書省著作郎胡珵守禮部員

外郎兵部員外郎呂用中守祠部員外郎既而言者以

珵用中為趙鼎之黨乃以珵知嚴州用中知建州

二人補郡

在是月  
甲午

甲午命參知政事孫近撰皇太后冊文參知政事李光

書冊兼篆寶寶用金冊以珉石 詔崇國公璩赴資善

堂聽讀祿賜如建國公例 右朝散大夫吳說為福建

路轉運判官

此以終去年八月  
辛酉上諭大臣事

乙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乞  
歸台州養疾許之初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乃命  
中使陳永肩將醫宣押頤浩赴行在頤浩以老病力辭  
上賜手札曰朕以陝西重寄非卿夙德素望不能任此  
出自朕意欲煩卿行可即日就道俟到面議當處畫事  
卿宜深體至意毋更執謙頤浩乃條具陝西利害大畧  
言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計五路元係張中孚中

彥慕容洎之徒為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敵亦難  
令當諭以德意許之久任庶不致疑又言陝西利害今  
日所繫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  
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人尤桀黠伏望  
曲留聖慮詔趣頤浩赴闕既而頤浩至行在上命國醫  
王繼先視其疾頤浩留七日不能入見上乃聽其辭及  
將歸復言秦為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興元襄陽各置宣  
撫司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即五路選精騎三萬

赴行在請上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使敵人不知六飛所  
在以伐其謀庶敵不敢窺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  
上既許頤浩台州養疾乃以其子直秘閣抗為直徽猷  
閣添差提舉浙東茶鹽公事以便其歸 江淮等路經  
制判官霍蟲言臣聞自三司之法壞而戶部雖掌經費  
不復稽財用之出入久矣軍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州  
縣案籍焚毀綱目散亡老胥猾吏出沒其間而掌邦記  
者但以調度不足為憂苛刻隱欺之患不暇復省故一

有調度舉以其數責之司漕漕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民不勝其求不得不為巧避之術於是詭名寄產分戶匿稅之弊百端紛起今將檢察其寔固非督其逋負收其羨餘以為刻剝之務亦將計其所取於民者幾何有當取有不當取者從而是正之覈其上供於朝廷供億於大軍及諸司之所支撥州縣之所當用者各幾何有當用有不當用者亦從而是正之使其所取有常所用有數復於朝廷達於萬民皆可通知以為經久之



制尚慮不知者謂今設官之意檢察之名徒為聚斂之  
政願詔諸路監司州縣使明知陛下設官理財將為足  
國安民之計悉力而奉行之詔下諸路監司照會

丙申東京留守王倫始交地界先是趙榮既納款知壽

州王威者亦以城來歸

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烏珠既陷三京又犯連水王遂率背嵬軍

走破烏珠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按榮之降在未割地之前不應附於明年五月而世輔自陝西入夏國後乃來歸亦不從亳州路碑蓋誤也及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潘

王宗弼首問榮威且責赦文載割河南事不歸德於金

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乃已接伴使烏凌阿思  
謀至館亦以榮威為問必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畢  
京城父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為別  
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  
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遂移行臺於大名初金以葛  
王裒為三路都統知歸德府裒秋毫無擾甚得人心及  
割地而歸裒悉遣其吏士先行最後乃出即下釣橋極  
為肅靜

丁酉徽宗皇帝禫祭上詣別殿行禮

己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僦舍錢三日自是雨雪則如之 詔分河南為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兼留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鎮撫使翟興既死其將李興降於劉豫豫用為廊延路兵馬鈐轄移河南至是以興為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職如故豫之僭也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且謂人曰

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至宣靖間誤國者皆進士  
及第之人也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門閥乃以臻為  
秉義郎閣門祇候充白波輦運及敵還河南召臻赴行  
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任  
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 秘書省正字樊光遠言  
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  
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  
既空府庫以奉之矣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

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  
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為陛下深懼  
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者燕山六州二  
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於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  
償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感頓  
相弔一旦改慮席卷而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所  
親見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為喜而常以為耻勿以甘言  
為悅而常以為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

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以固根本勿沮士氣以備緩

急亦庶乎其可也

此疏不得月日今附見交地界之後

詔增補殿前司

鈞容直樂工以二百人為額舊鈞容直四百人至是存

者七十餘人既而上聞其召募擾民第命據見管人數

存留而已

後旨存四月庚午

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陶愷行尚

書金部員外郎

庚子金人所命環慶路經畧安撫使趙彬上奏待罪詔以彬為左正議大夫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

辛丑翰林學士兼侍讀樓炤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 詔殿前司諸軍統制統領將官二百十二人用

講和赦書各進秩一等

統制十三統領二十一正副  
準備將一百七十八

其後

推鋒軍統制左武大夫華州觀察使韓京等十五人亦

如之

推鋒軍統制統領各一正副  
將十三今年五月已已轉官

壬寅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秦檜兼提舉史館實錄院  
以史館見修徽宗實錄故也 左諫議大夫曾統言自

今命令事干軍期不可緩者乞依舊報行其餘除授須

俟拜命方許視職至若畫黃未下敕命未成即依舊制  
更不報行從之 秘閣修撰新京西路轉運副使宋輝

改充應天府路轉運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

癸卯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兼侍讀

權禮部侍郎馮楫兼侍講 陞衡州茶陵縣為軍以

知縣兼軍使縣當江西湖南境上其地方二千餘里皆  
深山大澤在唐嘗為雲州至是湖南諸司言比年寇盜  
多民不安業請建為軍故有是命仍以將兵三百隸之



甲辰主管殿前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乞以本司酒庫  
五處歸戶部詔嘉獎仍令本部歲給錢十萬緡為軍費

是日偽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億  
年嘗為偽尚書右丞任事甚久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稱  
億年為偽齊吏部侍郎

遷戶部尚書尚書右丞而偽齊錄當豫廢時億年實為  
吏部兼戶部侍郎二書不同按偽豫傳豫所命右丞初  
是張東辛亥年東罷范恭權迄豫廢恭尚為此官亦與  
勝非所云不合陳淵劾疏又稱資政隆名乃豫所竊以  
與億年或者豫廢後億年嘗為行臺右丞亦未可知第  
資政乃豫所除則為右丞又在其前耳今且云嘗為右  
丞更須  
參考

乙巳後宮韓氏為紅霞帔

十三年六月封才人

丙午祠部員外郎劉昉秘書省校書郎邵溥並兼實錄院檢討官上因諭大臣曰宰相進退百官凡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一槩以朋黨疑之也秦檜曰陛下推誠任下如此為大臣者豈忍懷姦以欺聖聽

丁未詔歸德府復為應天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潁壽曹延慶州復舊府名順州臨汝鎮汝潁順軍復舊縣

名皆偽齊所改也先是偽齊建雙廟於應天以祠陳東

歐陽澈王倫命毀之

此據趙姓之遺史附入

尚書刑部侍郎劉

岑移吏部侍郎左朝奉郎新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李

利用為河南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公事上諭秦

檜曰河南新復州郡當擇愷悌慈祥之人庶能為朕撫養

凋瘵使不失職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東南之財盡

於養兵民既困窮國亦虛竭然此所費止於養兵一事

而已今梓宮既還有陵寢遷奉之費皇太后之歸有宮

室迎衛之費皆前此所無而前此養兵之費又不可闕  
伏望睿明取遠慮見幾之義皆留聖心其陵寢遷奉願  
預戒節約以遵先帝恭儉之仁宮室迎衛願一從省素  
以成聖孝養志之美罷不急之務減冗長之費然後經  
中原以固根本則中興之業可以成矣從之 武翼大  
夫閤門宣贊舍人王才為建康府兵馬鈐轄以江東制  
置大使葉夢得言其知淮南利害也

是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依

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於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代

州

熊克日厯附此事於八年春末蓋差一年

夏四月庚戌朔上率百官遥拜淵聖皇帝於行宮北門外循舊禮也 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忠穆公呂頤浩薨年六十九

辛亥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暫往陝西宣諭德意先是呂頤浩既辭行遂罷置宣撫使而命炤往制置移屯等事仍帶衛卒千人自汴京往 四川宣撫使吳玠言舊

川陝宣撫使歲用激犒錢一百八十萬緡今改為四川  
宣撫司各守疆界別無招納望減其半從之 偽武經  
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武功郎閤門宣贊舍  
人兼丹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傅師禹皆上表稱賀詔  
彥先依舊知亳州師禹知丹州仍令彥先以出身以來  
文字繳申尚書省換給

壬子金人所命廊延經畧使知延州關師古上表待罪  
詔以師古為雄武軍承宣使知延安府

癸丑詔河南新復州軍民間利病許監司守臣條陳餘  
官及士民上書所在州繳奏 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  
使知泉州趙鼎落節鉞依舊特進知泉州時右諫議大  
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共論鼎罪統奏鼎叨位宰  
司怙權植黨近既丐閑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謫祖信奏  
鼎罪惡滔天不可殫紀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偽命為  
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壻熊彥詩於朝以  
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

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  
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厯之  
令而啟溪壑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辭而  
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  
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  
剥民不聊生既專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  
密援以謀固其根株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  
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陞



下之名器以為已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為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為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而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遣講和之

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弔適去國又以不主和議鼓惑衆論夫和戰二者國之大議弔為元輔實任其責當戰則戰豈容中止可和即和貴在合宜而陰拱默睨每持兩端殊無殉國之忠動作謀身之計此其罪之大者也伏望特加流竄正國典刑章五上乃有是命

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充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從所請也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規知順昌府時順昌闕守而偽朝奉大夫陳道夫以通判權府事兼

管內安撫司公事上表稱賀乃詔道夫通判如舊而命  
規守之 環慶經畧使趙彬言已殺叛將慕容洎其部  
曲多降秦檜言陝西遂已無事實為慶幸然洎實不死

按紹興十一年四月洎尚寇邊宣撫副使胡世將遺之書蓋彬所言非實也

甲寅詔溫福州祖宗殿神御令湖州相度可以奉安

處申尚書省

十月甲寅不行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權尚書吏

部侍郎制曰粵自簡知再為御史極純誠而不貳嫉姦  
惡以如仇朕用嘉之擢登法從蓋賞其言也 金人所

命陝西諸路節制使兼兵馬都督權京兆府張中孚為  
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節制陝西諸路軍  
馬先是赦書與金人割地詔皆至長安而中孚匿赦書  
不宣獨拜金詔其間有斥廟諱及御名者軍民皆怒至  
是中孚上表待罪上優容之乃有是命

張中孚事以胡  
世將所奏修入

詔諸州縣有隱寄財產及假借戶名或立詭名挾戶

之人限一年內自陳併歸一戶今日以前人戶冒占官

產令諸路漕司每三縣選有風力官一員逐一體究括

責比做鄰近田舍立定租課令依舊佃賃仍限一月自首限滿不首並許諸色人告陳將所寄隱財產依見行條法給賞其冒占官產之人斷罪追賞外仍追理以前租課皆用中書請也 偽武功大夫知宿州景祥上表賀即以祥知宿州

乙卯資政殿學士知衢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承奉郎偽東京路轉運副使李侁乞歸田里詔放罪侁仕偽庭為殿中侍御史

丙辰景靈宮孟夏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翌日亦如之  
自是四孟皆用此例

戊午秘書少監鄭剛中充樞密行府叅謀官 是日東  
京同留守郭仲荀入京城

己未觀文殿大學士新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初綱奏辭新命上不許命中書舍人兼  
直學士院李誼草詔行下至是綱再章求免有曰當日  
白簡公肆詆誣而誼為諫官嘗論綱罪乃引嫌自列乞

改命詞臣遂詔中書舍人劉一止撰述會綱又上疏言  
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  
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故有是命

壬戌詔卜永固陵於西京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致  
仕王繼先特遷華州觀察使餘人毋得援例 詔陞胙  
城縣為軍以東京留守王倫言縣與北界滑州相連乞  
陞名額以便文移故也 左朝請郎直秘閣劉彥適知  
徐州 朝奉大夫偽東京副留守申賜承奉郎偽東京

路轉運副使劉繼之乞歸田里詔放罪令赴行在所奏  
事賜建炎中嘗為少府監右迪功郎王崇特改合入  
官仍舊充東京留守司幹辦公事崇從王倫使北故召  
對而問之

癸亥御史中丞廖剛言今先帝已終而朔望遙拜淵聖  
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禮有隆殺方兄為君則君  
事之及已為君則兄之而已欲望勉抑聖心自此寢罷  
歲時自行家人禮於內庭可也若遠在萬里之外每尊



之為君比其返也則不然政恐天下有以議我也況此  
拳拳之意於淵聖何補萬一歸未有期尤非所以示遠  
人事下禮部太常寺侍郎吳表臣馮楫少卿周葵等請  
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羣臣遙拜於北  
宮門外從之

甲子秘書丞陳淵宗正丞陳確並守監察御史 觀文  
殿學士孟庾為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  
留守 資政殿學士致仕路允迪為應天府路安撫使

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 偽直秘閣知單州蔡如葵  
偽武德大夫知臨汝軍馮佺上表賀詔即因所稱官而  
命之

丙寅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開府儀同三司  
初上念世則帥府舊僚欲以為使相趙鼎曰今年之  
間三除使相韋淵錢忱士懷也天下事殊未濟而戚里  
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請少待之上善其說遲回者踰  
歲始有是命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

質落職以諫官曾統言故相趙鼎用彥質為耳目以去  
不附已者淮西之警遽議歛兵幾敗國事故也 金人  
所命彰武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畧安撫使權知平涼府  
張中彥上表待罪以中彥為清遠軍承宣使知渭州

丁卯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辭行命坐賜茶 詔祠部員  
外郎劉昉條上廣南利害以御史中丞廖剛言嶺南凋  
弊之甚昉本貫潮州備知民間疾苦故也

戊辰上謂大臣曰韓世忠欲獻一駿馬朕令留以備用

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陳事朕曰不然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疋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左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朱

敦儒為秘書郎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侯知

揚州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潘良貴知明州

庚午上諭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叛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從容圖治至如陝西五路勁

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之臣可也 實錄院奏修  
徽宗實錄畫一一今來所書歲月甚近尤防漏泄雖有  
斷罪指揮今欲優立賞格許人陳告一今所修書欲從  
簡約略去細務一所書先朝政事因革有當時權臣專  
恣所為者欲做冊府元龜例辨析於後庶見之即明邪  
正羣臣私記皆偏見自私言多失實今並不取一今所  
修實錄卷帙不少欲用景德中修兩朝正史例每編一  
二年先具草卷進呈卷末仍書史臣姓名時秦檜領史

院諱避者多故實錄成書踈畧

壬申禮部奏皇太后從物名色其間有純金為之者先是上諭大臣以太后歸畧備一行從物務從簡朴其間器皿等塗金可也朕自即位服食器未嘗妄費卿等所

知上語在二  
月丙寅

至是秦檜言所用甚微上再三不從曰太

后儉素第須塗金檜曰敢不仰承聖意尚書吏部侍

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詔壽春府移歸淮

北舊治時守臣武翼大夫閻門宣贊舍人孫暉入見後

三日以暉領忠州刺史遣還 偽武功大夫閻門宣贊  
舍人知綏德軍劉議奏嘗汙偽命乞放還田里秦檜擬  
依舊職任上曰新復州郡他時悉選用文臣武臣不曉  
三尺不可與郡 偽奉直大夫開府少尹李景模等乞  
削籍放歸田里詔令赴行在與合入差遣

癸酉秦檜進呈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私書言金  
人方欲固兩河人心其所邀求五事非甚難行不可不  
從以示大信上曰廷實在臺時不以和議為是今至京城

目覩利害乃能深合今日事機以此見士大夫皆是信

不及耳

此與熊克所書廷實奏邊事不合不同當考日  
歷又云方敵使在館論和議者章疏盈篋何獨

廷實哉上虛心聽納狂瞽之言不獨寬貸  
又能察其用心豈復有壅蔽隔絕之患哉

徽猷閣直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需知平江府需趙鼎所斥也

甲戌偽奉義郎知鄭州劉全咨上表賀復命全咨知鄭

州 前資政殿大學士席益未免喪薨於溫州

乙亥詔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

俊及隨行將佐並賜燕臨安府治上以世忠持身廉特



賜建康永豐圩田千頃世忠辭不受 司農卿莫將論  
財用五說由冗官濫費權法虛文名色輕隱錢帛輕荒  
儲積不固願專委主計之臣一二人與臣窮究本源灼  
見利病然後斷而行之必有明效詔權戶部尚書梁汝  
嘉與將同措置

丙子左朝奉郎賀允中為尚書倉部員外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烏珠

原書作兀木  
誤改見卷一

烏凌阿

原書作烏陵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五月庚辰朔亳州民陳達等請輸稅以助國用上不許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閻邱昕權尚書吏部侍郎 左司員外郎陳橐權刑部侍郎 起居舍人王次翁試中書舍人 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試起居郎 左司員外郎程克俊試起居舍人 中書舍人

劉一止轉對言神宗復隋唐之舊始置義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今置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饑散給僻遠之民罕霑其利臣謂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歛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如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饑饉則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支散庶幾僻遠之民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大利也疏奏不行

嘉泰四年五月諸縣置倉

右諫議大夫曾統言

今縣官歲入僅足以支出國計可謂急矣有司既不知養財之術又不知節制之度宜不殆哉且以去冬及春以來遣使之費言之命韓肖胄報聘金國又命王倫交割地界遣方廷實宣諭三京河南命郭仲荀留守東都遣周聿郭浩宣諭陝西遣士儂張燾祇謁陵寢又命樓炤至永興等路宣布德意凡此七使所携官吏兵民不知其浩費當幾何竊聞熙寧命宰相韓絳宣諭陝西才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為大咎今一使之出已數倍

於昔合而計之不知其幾何矣雖事有出於不得已者而援引體例皆非舊比臣願檢照國朝舊遣使命則例裁定其要使前有所稽後為可繼庶幾可以及遠從之  
資政殿大學士新知福州張浚辭免新命上不許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李誼復言頃為諫官累論浚過失不肯草詔乃命舍人劉一止撰述用金書遞趣行

癸未直龍圖閣知明州周綱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尚書右司員外郎范璿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王銖並為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魏良臣大理少  
卿潘特疎並為右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晁謙之為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

討官邵溥知果州時上屬意史官所以顧溥甚寵嘗賜  
御府法書黃金噐錦綺珍劑而言者論其過乃命出守  
甲申太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  
在臺中嘗連章極論趙子直不可用語語侵鼎坐是不得  
其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臺

葵行狀  
云公語

人曰元鎮已貶某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一日內降也按葵論董弅所稱權臣即是指鼎今不取

差除四人葵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行為法檜始不樂 祕書郎何鑄為監察御史

乙酉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庭實言永安永昌陵制度極為簡古將來徽宗山陵乞明詔有司務從簡儉上納之

丙戌名顯肅皇后神御殿曰承順時原廟未立承元承順殿皆寓行宮天章閣之西 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

知亳州王彥先應詔言利害賜勅書獎諭

丁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為京畿都轉運使初命吳革為畿漕又用趙子洳子洳入見不果行乃命迨往 少師京東淮東等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請倚閣俸給之半以助軍用不許

戊子大理少卿周三畏為大理卿 左朝奉大夫趙令衿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 是日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儂等至河南民

夾道懽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宗民有感  
泣者士儂等入栢城披荆履蕪隨宜葺治成禮而還陵  
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水即日大至父老  
驚歎以為中興之祥士儂等既朝陵留二日遂自鄭州

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行在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山川草木之所好惡與人情

不相遠也以山川草木為無知欺孰甚焉周公廟在岐山西北所謂潤德泉者世亂則竭此皆物理之常然者

庚寅奉迎欽先孝思殿祖宗御容赴行在先是劉豫入  
東京毀天章閣遷御容於啟聖院至是王倫遣官辨認

以聞故有是旨 詔環慶經畧使趙彬免兼權陝西諸路都轉運使從所請也

壬辰東京留守王倫言自至京師民李興等獻銀帛芻粟以贍軍詔獎之還其獻 祕閣修撰四川宣撫司參

議官陳遠猷復為四川轉運副使俟吳玠辟到參議官

日令赴任

本司題名陳遠猷紹興七年三月初六日到任十年閏六月十六日致仕與此不同未知

遠猷去而復回題名脫漏或以宣司便宜之命未嘗解去也當考

癸巳河南諸州進天申節銀帛上曰新復州郡財用無

餘此寧免於擾民其勿受如取於民者令散還之時宿州諸縣以迎兩宮為名沿路蓋屋上曰新民豈可重困乃罷縣令仍詰守臣縱而不舉之罪先是左宣議郎王之道嘗遺左諫議大夫曾統書大畧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然以為非姦非詐惟恐奉承之不暇前日劉豫之擒未遠又况包藏禍心未易窺測且事固有未見其利而先見其害淮西兵火之餘遺民百無一二重以奉迎兩宮之故

竊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七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  
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猶將欣然不爾雖  
食王倫之肉何能謝哉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  
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備吾君之採擇其一淵聖南來  
俟其渡河即請下手疏以自訟其二梓宮及淵聖到日  
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仍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  
切準此而其供張之類純用布素其三竊聞梓宮以下  
神輓無慮十百請委西京守臣豫修陵寢繼遣一二大

臣莅葬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且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其四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預辦數千匹之青布臨時張設以庇風雨而明詔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費民力其五梓宮之還天子宜哭泣衰絰以從未葬之禮統不能用也時東京留守王倫亦請梓宮所過州縣舉哀致祭上從之

王之道上曾統書在此月今因行遣宿州事附見王倫奏請在此月丙戌

徽

猷閣直學士仇愈陞寶文閣直學士充陝西路都轉運



使 左朝奉大夫知徽州吳偉明直祕閣應天府路提  
點刑獄公事

甲午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州秘書省正字汪應  
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瀘州並免辭謝

三人皆以論事忤秦檜故出之

雍嘗有書亦論  
不當議和事

降授

左朝奉大夫直祕閣宇文彬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彬守  
果州坐獻嘉禾圖降罷至是上書訟土居士大夫十餘  
人之罪中書言理合懲戒故有是命

乙未尚書祠部員外郎劉昉為禮部員外郎 著作佐

郎張廣為祠部員外郎 祕書郎朱敦儒為都官員外

郎 左朝奉大夫新知簡州蒲贄為荆湖北路轉運判

官 樞密院計議官曾緯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填

復置闕緯肇子也自兩淮復置監司而鹽事以漕臣兼

領議者以為今鹽課歲入一千三百餘萬緡而淮東為

七百七十餘萬緡且新復州軍多仰淮東鹽貨般販利

入最多故復置官提舉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主管萬

壽觀公事邢孝揚落階官為成州團練使

丙申上謂輔臣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宮中雖無  
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為之權貴之家至有  
銷金為舞衫者可重立告賞在必行秦檜退而批旨第  
令廣南監司督責緝捕採販翡翠而已 權刑部侍郎

陳橐請申飭諸路大辟具獄非有可憫之實不得附會  
遷就論奏如稍違戾即寘之典憲詔本部檢察橐又請  
立限下新復州軍具文武官未經真命員數申朝廷換

給事下吏部後不行

戊戌尚書省勘會國家經費惟仰二稅間有陳乞蠲免  
之人理宜禁絕詔戶部遵守執奏如有已經施行者並

改正

此似為張  
俊設當考

徽猷閣待制新知瀘州劉觀罷以御

史中丞廖剛論觀在偽楚時嘗有指斥淵聖皇帝之語  
故也 資政殿學士左光祿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

平宮宇文粹中薨贈少保

青田縣童子梅元眉七歲喪其祖抱棺而寢守墓不去

夜有羣鵲喜噪祥光照冢上守臣以聞庚子詔賜粟帛  
壬寅詔自今百官並久任如有僥冒陳乞之人取旨黜  
責時殿中侍御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市恩而不任怨爵  
賞輕而人有奔競之心刑罰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  
不靖職此之由甚者布衣獻書敢納宰執州縣官有請  
誅大臣者此風豈可長哉願詔大臣悉心奉法漸矯前  
日之弊故有是旨

布衣薦宰執恐是指周南仲已見七年八月末未知即此否或又別有上

書考  
當考

癸卯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復歸版圖父老苦  
劉豫煩苛久矣賦歛及於絮縷割剝至於蔬菓宿債未  
償欠牘具在欲望明詔新疆州縣取劉豫重歛之法焚  
於通衢詔如所請豫之僭也凡民間蔬圃之田皆令三  
季輸稅又令民間供贍射士宣諭官方庭實嘗言其不  
便事下諸路漕臣措置故克俊及之上因言太祖皇帝  
混一天下當時彊藩悍鎮與方命之臣既歸在朝廷皆  
加容貸今中原官吏復還本朝朕方以天下為度凡舊

染之汚一切務在兼容上又曰今恢復新疆正是求治之初士大夫在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多循私立異

卿等當分別明示賞罰

方庭實奏請在是月癸巳今併書之

詔兩浙轉

運司措置明州廣德湖利害申尚書省湖在州西十里外周回五十餘里灌民田近二千頃畝收穀六七斛自政和末始廢為田得租米萬九千餘斛近歲仇忿為守又倍增之紹興七年然民失水利所損穀入不可勝計至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剛自明州召歸請復廢

田為湖故有是旨焉 左廸功郎張行成獻芻蕘書二  
十篇其首曰定謀大略謂關中汴洛之地我無故得之  
然敵情未可測意我得關中必以蜀兵實之得汴洛必  
以吳兵鎮之留梓宮以多索賄賂我必竭吳蜀之財以  
奉之兵移則守解賂重則財困然後求我之釁正彼之  
名舉兵以來乃得志矣自古講和多矣未有終久不變  
則審處慎行乃今日有常之謀不可勝之術也次曰審  
勢大略謂天下形勢不過乎三曰彊曰弱曰彊弱之中



故或戰而圖之或和而圖之或守而圖之及其成功一也國家南渡遠在江左誠弱矣然昔日之敗本由人不知兵故望風奔潰遂成孺子之名頃年以來人材日經事兵將日練習天下之心稍怒忠義之氣漸振咸思效死於敵故金人三敗於蜀再敗於吳一敗於楚况項羽以會稽高祖以漢中皆取天下則其弱亦不必憂今日和議恐未堅也戰守二事必居其一矣倘審勢慎守不與敵遽絕陽交而陰圖之俟我之力既全敵之志已殆

一舉而滅之則亦何遠之有次曰議都三篇大略謂當今地之可都者莫如金陵自過江以來十餘年矣廟堂之上未有發斯議者其弊有二一曰苟且不任事二曰誇誕不務實且今河南既還返汴洛遷關中臣知必不敢也莫若勵志竭力以建金陵之都猶不失晉元帝也或曰曷若稍徙荆楚以為進取之資臣應之曰方城之山推車可上漢江之水塞裳可涉此之謂險阻淺一不便也江南之師遇漲則隔吳越之衆汴流則遲此之謂

應援難二不便也前耕襄許寇難實逼後視湖湘膏腴復鮮此之謂地利薄三不便也荆楚雖未可都亦不可輕可順流而東形勢便利此之謂撫吳之背斷三峽之口則蜀雖勁兵亦莫能前此之謂扼蜀之吭若夫用荊州之衆涉漢水踰方城不十日間汝洛震動此之謂撞敵之胷故勢不得不重若建為留都示人以漸命宰相為留守出御史於留臺如今八路銓選遠方類試攬此二者萃於留都亦足以振接天下之勢維絡遠人之心

矣次曰議地三篇大略謂今河南之地欲奄而有之即力所未能若貪而信之恐害必適至若因而利之據其可據割其當割最為得策如秦隴之上附之於蜀淮漢之內附之吳楚有其地土有其人民此據其可據也秦隴之下淮漢之外或擇豪傑或因舊將裂而藩鎮之此割其當割也次曰議蜀二篇大略謂農以田商以貨二者蜀民所以生自新法行增和買免役二年復有對糴之米激賞之絹募兵贍家之錢比昔時之稅不知幾倍

茶鹽酒法一變官收九分之息下無毫末之利今關中  
虛竭方賴蜀以供給征歛未可遽輕若改紀其政大為  
措畫使冗兵可消冗官可減冗費可節如是則民力蘇  
矣臣竊謂為蜀之計者當固邊而息民固邊莫若專任  
息民莫若省事今取熙秦二路附之於蜀而於山南置  
秦蜀宣撫外則分之一付於人此專任也內則併之一  
付於法此省事也次曰立志大略謂志不可以卑弱亦  
不可荒唐江左自併蜀地抗衡中原垂三百年今河南

新復之地雖未盡獲其用亦可假以為藩籬苟有立志  
焉事何患其不濟次日遣使大略謂梓宮親屬悠悠未  
返若迫而求之則要我益堅若遂賂之彼雖先歸梓宮  
而母兄弟未必歸也苟若緩而圖之卑辭可以屈已厚  
幣不可傷國數年之後積財訓兵我彊敵畏而使者得  
如侯公養卒有辭藉口以張其說則梓宮親屬何患其  
不歸耶次日任相大略謂古之人君定大難濟大功者  
必擇宰相與之終身未有中道輒易者故雖有嫌疑弗

信雖有過失弗問要其終之成功而已方今多難擇相而任之願以太祖為法次曰蓄力大略謂自古竊據中原未有三十年不變亂者若能痛自刻厲積粟訓兵求材練將俟時至而赴之會稽之耻可雪矣次曰建親大畧謂本朝宗室親近者雖有爵號而無土宇權柄故靖康之難拱手偕行賴陛下適總兵在外不然何所顧藉以繼此配天之業今宜搜訪天下宗室稍分之以權任之以事數年之後安知無挺挺著見者次曰搜竒大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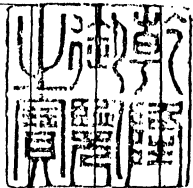
謂國朝以詩賦取士又有免舉推恩之法如賢良之試  
六論皆注疏之學豪傑之士豈肯俛首作此方今外有  
巨敵正急人材之秋如謀任帷幄武堪將帥辯可奉使  
若此等類宜使在位各舉所知濶畧細故務得奇才如  
是而英雄豪傑庶無在下之歎次曰省官大略謂欲節  
財用以專軍須莫若併州縣省官吏若謂親老家貧或  
仰祿以為養假令任子之未及年進士之未登科固必  
有術以生亦豈仰祿而食今若恐英豪失志則宜開自



薦之路如州縣之殘破者願自効而安輯壤地之荒蕪者願自効而營賑或備驅使於劇邊或充奉使於絕域材有堪此咸許自陳則英豪之士當自穎脫餘子雖群譏聚謗安能南北奔走哉次曰惜穀大略謂天下之穀半糜於酒今若為令非歲時不許造釀豈惟可惜穀而人樂於供上所得將愈於權酷矣次曰實內二篇大略謂孫皓之守吳惟恃江險不修內備故杜預以破竹策之劉禪之守蜀也亦恃山險自姜維漢中之外惟有羅

憲屯白帝以備吳霍戈屯夜郎以備蠻其餘郡縣罕有精兵強卒及鍾會以重兵扼姜維鄧艾由江油道入葛瞻一敗後主遂降今吳蜀之地兵素弱若用以備敵則吳沿江一帶蜀隨山數處宜有宿將總兵鎮扼之至於內郡莫若鄉兵漢之材官騎士可用為法若因保甲之舊精擇而教之置材武上中下三等之科事藝進者遞遷退者黜責階至五百人長得副尉千人得比校尉人知此途可以進身將樂然為之矣行成又獻七引一篇

其意謂今日之勢未可一戰復中原也故託晉元帝以  
寄意焉行成臨邛人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八